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再访鲁艺,那些嘹亮的抗战歌曲
从这里唱响

新华社记者 陈晨 孙正好

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……”
“向前,向前,向前!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

“啊,延安!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,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……”

目光扫过这些文字,您可能已经唱出声来。在延安文艺纪念馆,一面写满抗战歌曲词谱的展板前,总有游客驻足,或低吟,或轻歌,神情肃然。

纪念馆所在的鲁艺旧址,是全民族抗战时期风云际会之地。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创办于延安的这所文艺学府,曾汇聚了冼星海、吕骥、郑律成、李焕之等一批音乐大家,《延安颂》《八路军进行曲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南泥湾》等经典抗战歌曲诞生于此,唱响全国。

“这些创作于战火中的歌曲,是照亮人心的火炬,是驱散黑暗的黄钟大吕,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、抵御外侮的斗志。”延安文艺纪念馆文研部文博馆员王红梅说。

彼时,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,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。大批知识青年和各界人士,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感召下奔赴延安。诗人何其芳曾这样描述:“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,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,背着行李,燃烧着希望,走进这城门……”

“一批批来到延安城的人群中,有许多已经成名的文学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和戏剧家,他们为抗日文艺的发展聚集了力量。”鲁艺旧址讲解员王子亚说,为适应战时文艺创作和人才培养的需要,1938年4月,鲁迅艺术学院(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)应运而生。

“我们相信:艺术不仅能唤起民众,而且可以组织民众,武装民众的头脑……”鲁艺成立宣言中的铿锵话语,很快成为现实。

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王强说,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“歌咏城”,学校里唱、部队里唱,工厂、机关都在唱,而鲁艺正是这座“歌咏城”的中心,“在延安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,鲁艺是音乐人才最集中的地方,也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一大发源地”。

时光荏苒,斗转星移。今天的延安文艺纪念馆中,泛黄的照片、珍贵的文物,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。展柜中,一支产自法国的铜质指挥棒引人关注,冼星海曾用它多次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演出。

这位曾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人民音乐家,是当年延安璀璨群星中的杰出代表。

1939年早春,延安西北旅社的窑洞里,诗人光未然深情朗诵着长诗:“朋友!你到过黄河吗?你渡过黄河吗?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,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?”

听众中,冼星海猛然站起来,上前一把抓住写有长诗的纸张:“我有把握把它

谱好!”
简陋的窑洞中,冼星海用六天六夜完成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全部谱曲。1939年4月,首演大获成功。周恩来曾为之题词:“为抗战发出怒吼,为大众谱出呼声!”

自此,这部乐曲气势磅礴地回荡在大河上下。陕西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梦说,仅1940年,《黄河大合唱》就在晋察冀边区演出百余场,它以黄河寓意民族形象,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强音。

以《黄河大合唱》为代表,一大批反映党的抗日主张、彰显民族精神、团结鼓舞人心的歌曲由鲁艺师生创作出来,在动员群众、打击敌人中发挥了强大作用,并影响至今。

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拴平说,抗日烽火中,许多知识分子是听着《延安颂》从各地奔涌而来的,《生产大合唱》展现了大生产运动的欣欣向荣。

与此同时,《大刀进行曲》的曲词作者麦新、《游击队歌》的创作者贺绿汀等也先后来到鲁艺。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抗战歌曲,都与鲁艺有不解之缘。

历史从未被忘却。今天,这些嘹亮的战歌仍在传唱。而在它们的诞生之地,先辈们也以各种鲜活的方式被铭记、被缅怀。

延安桥儿沟东山,当年鲁艺教员们的居住地。而今,这里依历史原貌复建起一孔孔窑洞,将之布置为冼星海、贺敬之、丁玲等艺术家的个体博物馆。

步入其中,马灯悬于墙面,艺术家的老照片、代表作等一件件展品,还原了他们在此生活工作的场景。而将目光拉远,一排排窑洞散列于一道道梁峁上,颇为壮观。

近年来,鲁艺旧址年均接待游客54万人次,一如抗战中的灯塔延安,如磁石般吸引着人们。31岁的河北沧州游客张瑜手持相机,认真拍下每一张展板。“鲁艺师生上课的教室很简陋,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如此富足。”她动情地说。

文艺家们昔日绽放激情的热土,如今已成为弘扬爱国主义和传承延安精神的阵地。近十年来,延安文艺纪念馆共征集文物、史料和艺术品3万余件,一批临展、专题展走向全国;鲁艺旧址成立延安版画艺术中心,打造沉浸式思政教育实践基地,吸引10万余人前来采风、创作;《黄河大合唱》被编排进《延安十三年》《延安、延安》等红色演艺中,成为当地文旅品牌……

“在延安办学的7年半时间里,鲁艺开展了抗战歌咏、抗战戏剧、抗战文学等诸多活动,创作出一批不朽之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从鲁艺走出的许多文艺家成为我国文艺战线的领军人物。”刘拴平说,在今天,更好地传播红色文化,让更多人从鲁艺的故事中汲取智慧、获得力量,是对先辈最好的致敬。

新华社西安8月13日电

三次长沙会战:

烽火淬炼的抗战精神丰碑

新华社记者 谢樱

夏日清晨,湖南长沙岳麓山清新湿润、绿意盎然。半山腰处,响鼓岭六角亭内,一块青石碑静静矗立,默默诉说着中国将士奋勇抗日的故事。碑前,安放着一束束白菊,传递着今人无声的致敬。

全民族抗战爆发后,中国中南地区军事重镇长沙,见证了中日之间三次生死较量。三场长沙会战以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,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。

随着1939年9月德国突袭波兰引燃欧洲战争,远东战场的日军嗅到战机。日军加速侵华进程,妄图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。

“日军认为,占领湖南省会长沙,可扼两广之咽喉,控川黔之门户;另外,当时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,日军企图通过进攻长沙,达到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。”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长沙市文史专家梁小进说。

1939年9月中旬,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10万兵力,兵分三路进犯长沙。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,湘北新墙河(今岳阳境内)防线上,国民革命军第52军胡春华营等英勇抗敌,阻滞日军攻势达72小时。面对日军毒气弹与炮火覆盖,守卫长沙的官兵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,采取“后退决战、争取外翼”的方针,诱敌深入,誓与长沙共存亡。后粮弹告罄的冈村宁次被迫下令撤退。

这场持续20多天的恶战,以歼敌2万余人、毁机70余架的辉煌战果,迫使日军退回原防地、恢复战前态势,取得正面战场的重大胜利,举国抗战士气为之大振。

随着国际战局的剧烈变动,日本的侵略步伐愈发急促。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。日本帝国主义为夺取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,妄图尽快解决中国事变。当年9月,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集结12万重兵,发动了对长沙更大规模的进攻。由于第九战区对日军进攻规模估计不足,指导失误,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,并追击到株洲。中国军队在接连失利的情况下顽强抵抗,最终再次将残敌赶回至新墙河以北。

日本的野心仍未收敛。

1941年12月,日本偷袭珍珠港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、摧毁第九战区战斗力,日军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三次进攻。在这次会战中,薛岳使用独创的“天炉战法”,利用地理优势,组织网形阵地分段消耗敌军有生力量。

12月下旬,日军兵分八路,强渡新墙河,国民革命军第20军、第58军顽强阻击。1942年元旦,日军先头部队抵达长沙南郊,准备一举攻占长沙。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李玉堂率领全体官兵立下“死则以长沙为坟墓”誓言,与岳麓山重炮火力配合顽强死守。至1月4日,日军伤亡惨重,中国军队全线反击,最终歼敌5万余。

“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、英等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的形势下,盟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,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;这次会战的胜利,对保卫湖南及西南大后方安全、稳定全国战局起到重要作用。”长沙市档案馆馆长李建勋说。

三湘大地上,广大长沙民众与前方将士血脉相连、同仇敌忾。大战在即,在中共长沙地方党组织发动下,乡亲们配合第九战区作战要求,将田地变为阻碍敌寇的沟壑,肩扛手推把重要物资运送上山,不留给敌军一粮一弹。炮声响起时,长沙民众积极为我军当向导,自发成立运输队、担架队、救护队,协同军队英勇杀敌。

据《湖南抗日战争史》统计,三次长沙会战共歼灭日军11万余人,缴获大量武器弹药、战马和船艇。“三次长沙会战,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,从白发老者到热血少年,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保家卫国,誓死捍卫民族尊严,诠释了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。”梁小进说。

28岁的讲解员陈琴已在岳麓山风景名胜工作六年。长沙会战前,上千次的讲解中,她见过退伍老兵抚碑忆往昔,听过孩子们的好奇追问。陈琴说:“抗日先烈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,在一次次倾听与传承中愈发清晰。三次长沙会战烽火淬炼的抗战精神,如同丰碑,将永远矗立在历史长河中。”

新华社长沙8月13日电